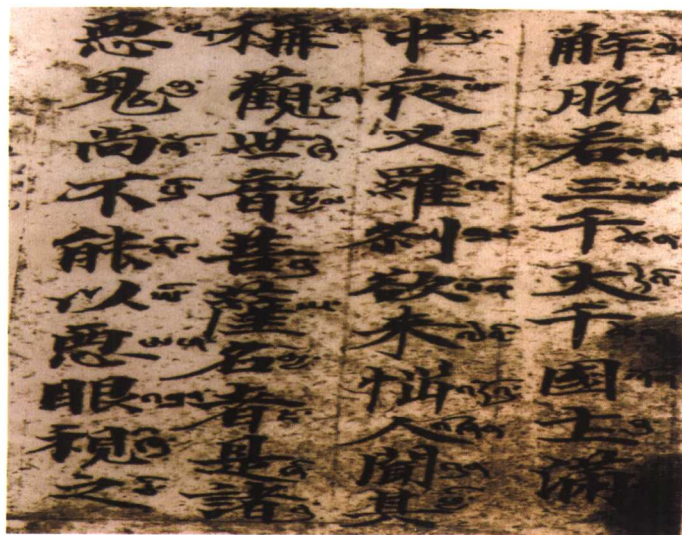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DUNHUANG TUBO HANZANG
DUIYIN ZIHUI

周季文 谢后芳 著

敦煌吐蕃汉藏 对音字汇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藏文化交流史研究》子课题

周季文 谢后芳 著

敦煌吐蕃汉藏 对音字汇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 / 周季文, 谢后芳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6
ISBN 7-81108-016-8

I. 敦… II. ①周…②谢… III. 古藏语—语音—对比研
究—汉语 IV. H 2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1389 号

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

作 者 周季文 谢后芳
责任编辑 葛小冲
封面设计 马钢工作室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16 印张: 17.875
字 数 430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1108-016-8/H·117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周季文，男，汉族，1931年生于湖南湘潭。谢后芳，女，汉族，1931年生于贵州贵阳。二人同于1951年入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首届藏语文专业学习，1953年毕业后首批留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曾任副教授。退休后仍然继续藏语文教学科研工作，至今已历50多年。二人曾合著有《藏语拉萨话语法》、《藏文阅读入门》。合写《革新与首创》、《〈多仁班智达传〉的若干特色》等论文。

周季文著有《藏文拼音教材(拉萨音)》、《藏汉互译教程》(与傅同和合著)等教材多种；参加了《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的编写，为《中国翻译辞典》、《敦煌学大辞典》撰写了若干词条；撰写有《藏译汉音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校注》、《安多藏语拼音符号与藏文的安多读音》、《论拉萨音系归纳问题》、《藏语拉萨话的文白异读》、《论藏语动词》、《藏文翻译史略谈》等论文20多篇。

谢后芳参加了曾多次获奖的《藏族文学史》的编写，与人合编了《佛经故事选》。撰写有敦煌研究论文《古代藏族谚语集——松巴谚语》、《古代藏族个辞》以及《简论民族文学史中文学与宗教的关系》等论文10多篇。译著有敦煌古藏文写卷《马是怎样和野马分开的》，以及藏族民间故事、藏族民歌等多种。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已出图书

- 《发音语音学》 罗安源 著
《语言人类学教程》 何俊芳 编著
《中国边疆政治学》 吴楚克 著
《明代大慈法王研究》 陈楠 著
《突厥语族文献学》 张铁山 著
《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 张公瑾 丁石庆 主编
《布依语基础教程》 王伟 周国炎 编
《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 耿世民 著
《回顾与展望》 斯琴 编著
《景颇语基础教程》 戴庆厦 岳相昆 著
《仙岛语研究》 戴庆厦 丛铁华等著
《满一通古斯语族民族宗教研究》 奇文瑛 著
《彝语基础教程》 朱文旭等编著
《彝语方言学》 朱文旭 著
《回族历史与文化暨民族学研究》 马启成 著
《唐代前期北衙禁军制度研究》 蒙曼 著
《保护生物学研究》 孟秀祥等编著
《环境进化论》 李璇等编著
《仙仁土家语研究》 戴庆厦 田静著
《苗语与古汉语特殊语句比较研究》 张永祥 曹翠云 著
《汉藏语系量词研究》 李锦芳 主编 胡素华 副主编
《明代班军制度研究》 彭 勇 著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概论》 金炳镐 著
《回鹘文献语言的结构与特点》 张铁山 著
《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 耿世民 著
《傣族村社文化研究》 曹成章 著
《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 周季文 谢后芳 著



序 言

一

敦煌石窟，舉世聞名。在敦煌石窟群體中的代表窟群莫高窟（千佛洞）第16窟中的藏經洞（今編號為第17窟），曾經寶藏了將近千年的五萬餘件六朝、隋、唐以至宋代的寫本和木刻本及各類文物。其內容涉及中國古代的政治、經濟、軍事、歷史、哲學、宗教、民族、語言、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涉及通過絲綢之路東西文化交流的許多方面。寫本和刻本使用的語言文字，除漢文外，還有藏文以及古代西域語言。從藏經洞出來的寫本和木刻本文獻，特別是寫本文獻，受到全世界有關學者專家的關注。他們爭相從事這方面的研究，由此形成了一門新興的學科——敦煌學。

敦煌學的研究對象，除了敦煌石窟的建築、壁畫、雕塑以及與敦煌的歷史文化等有關問題之外，就是藏經洞裏出來的這些寫本和刻本，而最主要的是寫本。寫本涉及的内容，既然包含了諸多方面，自然引起了各學科的學者從各自的學科出發來進行研究。從這裏可以看出，敦煌學實際上是一種邊緣學科。研究內容涉及哪種學科，就與哪種學科搭界。寫本使用的語言既有漢語，也有包括藏語在內的其他語言。對藏語寫卷的研究，自然又和另一門邊緣學科——藏學搭上了界。

在藏語寫卷中，有兩種比較特殊的卷子。一種是用藏文在漢字旁邊注音的，稱為“對音本”。一種藏文全部或部分為漢文的音譯，稱為“音譯本”（或“譯音本”）。這種對音本和音譯本的寫卷，對於研究古代漢語的語音、漢語史、漢語方言和音韻學；研究古代藏語的語音、藏語史和藏語方言，都是極為寶貴的材料。因此，近八十年來，中外有關學者對此產生了極濃厚的興趣並進行了艱苦細緻並卓有成效的研究。在研究這些材料的同時，把時代相同性質相近的《唐蕃會盟碑》，也作為音譯本納入了研究對象。研究這些材料的人，有語言學家，也有藏學家。

過去研究過這些材料的人主要有：

伯希和(P. Pelliot)與馬伯樂(H. Maspero)曾經引用過對音本《千字文》一部分(1920年)。

羽田亨寫過《漢蕃千字文的斷簡》(1923年)。

托瑪斯(陶慕士, F. W. Thomas)與柯樂遜(G. L. M. Clauson)將譯音本《金剛經》比定，全部注出了相應的漢字(1926年)。柯樂遜將《阿彌陀經》比定，全部注出了相應的漢字(1927年)。柯樂遜還為《金剛經》與《阿彌陀經》各做了兩個藏漢互見的索引。托瑪斯用《大乘中宗見解》的譯音本(ch. 9, II, 17號)和牠的對音本(ch. 80. xi號)兩種寫本仔細校刊，把對音本裏空白的藏音參照本書的重字跟譯音本的相對字，大部分填補起來，做成一個實際連貫的本子(1929年)。

羅常培根據《千字文》、《大乘中宗見解》、《阿彌陀經》、《金剛經》和《唐蕃會盟碑》以及《開蒙要訓》(漢字注音本)等材料，寫出了《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年)。這是第一部綜合研究藏漢對音的專著。該書將對音材料與《切韻》比較，提出了唐五代西北方音的音韻系統，並運用現代西北方音資料，探討了唐五代西北方音的流變。用科學的方法首次

考索出唐五代西北語音系統，成為歷史描寫方言學和西北方言語音發展史的重要著作，也是閱讀敦煌寫本的工具。羅常培在寫該書時，對前人處理有關材料中的訛誤進行了訂正，還委託唐虞為《大乘中宗見解》做了一個漢藏索引，把每字每音的第幾行第幾字都逐一註明，檢索非常方便實用，也為嚴謹治學做出了典範。

托瑪斯和翟理斯（翟林奈，Lionel Giles）合撰《一種藏漢詞語寫卷》（1948年）一文，刊佈了《藏漢（藏文譯音）對照詞語表》寫卷，並比定出部分漢字。

李蓋提（Louis Ligeti）撰《藏文書寫的敦煌漢藏詞句考釋》（1968年），對托瑪斯和翟理斯的比定做了部分補充和訂正。

黃布凡撰《敦煌〈藏漢對照詞語〉殘卷考辨訂誤》（1984年）和《敦煌〈藏漢對照詞語〉殘卷考辨綜錄及遺留問題》（1984年），經過深入研究，又作了進一步的訂正。

西門華德（Walter Simon）《藏譯漢文文獻釋讀》（1958年）一文中，介紹了《妙法蓮華經》、《天地八陽神咒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南天竺國菩提達磨禪師觀門》、《道安法師念佛讚》、《寒食篇》、《雜抄》（《三皇五帝姓》）、《九九歌》（《九九表》，《乘法口訣》）等篇，用拉丁字母轉寫出一部分。

王堯《吐蕃金石錄》（1982年）第一節《唐蕃會盟碑》中，主要根據羅振玉的拓本，同時參校了幾種其他拓本，錄寫了碑四面的全部漢藏碑文。藏文下面注有拉丁轉寫。

周季文撰《藏譯漢音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校注》（1982年），除將該寫卷全文比定出來之外，還作了《漢-藏索引》和《藏-漢索引》。在索引中，第一次給藏文加注了現代藏語的安多音和拉薩音。

高田時雄《中國語史研究（據敦煌史料）——九十世紀的河西方言》（1988年），是繼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之後的又一部綜合研究藏漢對音的專著。該書正文分四章：一、序說；二、資料解說；三、音韻；四、語法。另有四個附錄。附錄一為《資料轉寫》，將其所用的14種資料全部轉寫出來。轉寫時漢文用宋體，藏文用拉丁字母。排印時按原件分行，行首數字表明為原件的第幾行。對音寫卷漢文排上方，藏文排下方；譯音寫卷藏文排上方，漢文排下方。都是一個漢字與一個藏文音節上下相對。附錄三為《資料對音表》，將材料中出現過的1218個不同漢字的“切韻音”、“河西音”跟寫卷中的藏文對比。表中漢字的先後次序按切韻韻母次序排列。表後附有一個按切韻聲母次序排列的索引。該書和羅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比較起來，所收材料種類與數量大為增加，所作的分析研究也更為深廣。

季羨林先生1994年在《敦煌學大辭典》序中說：“一部學術發展史告訴我們：學術進步有似運動場上的接力賽。後者總是在前者已經取得的成績的基礎上繼續前進的。”回顧八十年來敦煌藏文寫卷研究的歷史，研究從某一寫卷的局部到全部，從單一寫卷到多個寫卷的綜合，從具體的識讀、轉寫到抽象的理論升華，每一項成果的取得，無不是在前人努力的基礎上取得的。這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二

季羨林先生接著還說：“推陳出新，踵事增華是學術發展的規律。這一條前進的道路永無盡頭，什麼時候也畫不上句號。”漢藏對音問題的研究，雖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

有待解決的問題還很多，已解決過的問題，也還可以進一步探討。有鑒于此，我們才想在前人已經取得的成績的基礎上，為這一事業做一點微薄的努力。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材料是科研的“糧草”。我們決定做一項為對敦煌藏文寫卷特別是漢藏對音與譯音寫卷感興趣的研究者，同時為古代漢語的語音、漢語史、漢語方言和音韻學的研究者，古代藏語的語音、藏語史和藏語方言的研究者，以及漢藏語比較的研究者提供一套經過加工了的研究材料的工作。這就是這部《敦煌吐蕃漢藏對音字彙》的編撰由來與目的。我們希望它不但是一个蘊藏豐富的語料庫，而且是一本得心應手的多功能工具書。為了實現這一目的，我們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主要做了下面這些工作。

第一，確定歷史年代

為了能夠利用這些材料作歷史比較，我們必須確定材料的歷史年代。

歷史年代最為確定的只有《唐蕃會盟碑》，它立於唐穆宗長慶三年，公元 823 年。

個別卷子有藏文題記，可以根據題記確定年代。例如《阿彌陀經》卷末有藏文題記，是河西節度押衙康某於虎年寫的發願文。此題記可以證明此卷寫於 9 世紀後半期之歸義軍時期。

有的藏文卷子的背面有漢文，漢文中提供的信息可以幫助。例如《金剛經》背面有唐乾寧三年（896 年）的文書，可以表明此卷年代當在公元 896 年以後。又如《九九歌》背面有劉司空文書。據考劉司空系指公元 940 年前後途經敦煌往中原朝貢的于闐使劉再昇，故此文書年代當在公元 940 年前後。

藏文卷子本身上找不到信息的，只好靠推斷。一種推斷的方法是，參照吐蕃管轄敦煌的年代。例如羅常培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說：“第一章裏敘述的幾種藏譯漢音的寫本（《千字文》、《大乘中宗見解》、《阿彌陀經》、《金剛經》）大概都是吐蕃佔據隴西時代為學習漢語的方便而作的，所以應該是唐代宗寶應二年（A. D. 763）到唐宣宗大中五年（A. D. 857）之間的東西。”贊同這一推斷的頗多，因為它有一定的道理，存在著很大的可能性。但是也有問題。這就是把藏文寫卷產生時間的下限定得過早，實際情況不見得全都如此。因為歷史上沒有吐蕃統治者撤走時帶走吐蕃僧人和百姓的記載，也沒有吐蕃統治者走後趕走吐蕃僧人和百姓的記載，這說明大批吐蕃僧人和百姓還留在那裏。歷史上倒有吐蕃統治者走後，新的統治者崇佛的記載，這說明留在那裏的吐蕃僧人和傳統信佛的吐蕃百姓日子不會太難過，因而沒有逃離的必要。操吐蕃語的“靠山”沒了，生活在說漢語的人群中間，要融入社會，學習漢語的需要更加大了。所以說，吐蕃統治者走後，繼續產生方便學習漢語的漢藏對音或譯音寫卷，可能性更大。特別是那種《九九表》和《漢藏對照詞語》之類非佛教內容的寫卷，更可能產生。

同樣是參照吐蕃管轄敦煌的年代，有的人就把下限推遲一些，年代也不說得那麼具體。例如托瑪斯和柯樂遜認為，《金剛經》的時代，從寫本的出處看來大概是第 8 到第 10 世紀。這種說法，應該是更符合實際些。

還有一種推斷的方法是，參照藏經洞封洞的年代。把封洞的年代作為藏文寫卷書寫年代的下限，這當然是最可靠的，因為洞裏的寫卷，不可能是封洞後寫的。可惜的是，至今為止，還找不到封洞年代的記載或證據，封洞年代也只能靠推斷。封洞年代的推斷又靠封洞原因的推斷。封洞原因，比較普遍的說法是為了“避難”。有人認為，1006 年于闐佛教王國滅於信奉伊斯蘭教的黑韓王朝，這一消息引起了敦煌僧人的恐慌，因而封洞，封洞時

間應在 1006 年後不久。有人認為，1035 年西夏侵掠敦煌時，敦煌僧人爲了防止破壞，因而封洞。封洞時間應在 1035 年以前。綜合這兩種推斷，封洞年代可以說是 11 世紀初。這個年代可以作爲藏文寫卷產生年代下限的參照。如果我們考慮到當時敦煌的政治經濟文化正日益衰落，正處於兵荒馬亂之中，產生新的寫卷可能性不大，那末，藏文寫卷產生年代的下限應該更早。

我們認為，本書所收全部藏文寫卷的歷史年代，根據現有材料來看，可以推斷為公元 8 世紀後半期到 10 世紀。

第二，擴充材料

在高田時雄著作中所收 14 種（我們合併成 13 種）材料基礎之上，我們增加了譯音本的《藏漢對照詞語》一種，和《敦煌本吐蕃醫學文獻精要》、《尚書》、《孔子項囊相問書》、《春秋後語》4 種寫卷中的音譯詞語摘錄。全部合計共 18 種。全部材料中出現的字（音節）次數達到 7689 個。

第三，識讀與轉寫及比定

研究藏文寫卷，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識讀。因爲你至少要認出它是什麼字，才能談得上研究。由於敦煌藏文寫卷一般用的都是一種介於草書與楷書（印刷體）之間的吐蕃時代的特殊手寫體，沒有嚴格的規範；書寫者水平不一，書寫習慣不同，有時在印刷體中差得很遠的不同字母，到了敦煌寫卷中竟然會“差不多”。又由於寫的是漢字的音，在藏文中沒有意義，不能參照前後文來推斷；有些漢字的音，用符合藏文拼寫規則的字（音節或字母組合）無法表示，只好突破規則，因而出現一些不符合藏文拼寫規則的“怪字”。再加上原件殘缺污損，年深日久，紙色加深而字跡暗淡，影印或複印出來，免不了還要增加一層薄霧。因此識讀時難免產生訛誤。爲了保證材料的質量，我們對前人已經識讀過的材料進行了再識讀，訂正了其中個別錯誤；對不同人識讀出來的不同結果，進行了正確的選擇。

識讀的結果，必須轉寫出來。過去藏文一般用拉丁字母轉寫，也有用國際音標轉寫的。後來由於印刷條件的改善，使用藏文楷體（有頭字，印刷體）轉寫。（有的作者把用藏文楷體轉寫稱爲“摹寫”，實際上並沒有臨摹的意思。）用拉丁字母轉寫，由於沒有統一的轉寫方案，不同的人對同一字母可以有多種不同的轉寫法，致使將不同人轉寫的材料匯集一處時，閱讀不便，甚至引起誤解。用藏文轉寫就不存在這方面的問題。現在，我們除了用藏文楷體轉寫外，還用統一的國際音標轉寫。這樣做既可避免不同系統拉丁字母轉寫帶來的矛盾，又可以用它基本上表示出藏文的古音。

對於藏文音譯本寫卷，遇到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比定，即找到音譯本的漢文原文，通過對比，一個個確定與之相對應的漢字。由於音譯本大多首尾殘缺，沒有標題。（本書收集的各種文件中，除《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和《南天竺國菩提達磨禪師觀門》外，均無標題。）即使通過部分識讀，大體知道其內容屬於佛經，而佛經篇幅龐大，卷帙浩繁，要從中確定與之相對應的某一篇章，其難度之大，可想而知。當找到原文之後，還要將不同的版本（譯本、刻本或寫本）進行比較，最後才能選定一種與音譯本最接近的漢文原文，一個字（音節）一個字地對應排列起來。這一工作前人（其中也有我們自己）都已做過了，這次我們又重做了一遍，只作了個別的訂正和補充。

通過識讀、轉寫與比定，我們完成了本書的基礎工程，即用漢字、藏文、國際音標三種符號對照的《漢藏對音語料》，也就是本書的第三部分。

第四，注音與注出處

爲了適應多種研究的需要，我們分別為漢文和藏文各作了多項注音。

漢文方面，注了今音和古音。今音即現代漢語音，符號用漢語拼音方案。注今音的目的，主要是爲了排序，便於檢索。也可以用它來和古音比較，看出漢語古今語音的對應情況。古音即中古漢語音，符號用兩套，一套是漢語音韻學上用來表示聲母、韻類、開合口、韻等、聲調的規定漢字；一套是代表擬音的國際音標。前一套只能表示音類，後一套同時表示音值。

藏文方面，也注了今音和古音。今音注了安多音和拉薩音兩種，符號都用國際音標。安多音沒有聲調，拉薩音聲調只注調類（調值見附錄）。這項工作是前人沒有做過的。加注今音的目的，主要為研究者多增加兩條信息渠道。對於研究語音發展和語音比較者來說，一定能夠從中獲取某些有用的信息，至少能得到某些啓示。古音注的就是藏文的國際音標的轉寫。必須說明的是，由於藏語史的研究水平還很低，至少還沒有達到漢語史研究水平的高度。歷史分期並不清楚，不能像漢語那樣分出“上古音”和“中古音”來。因此，這裏的“古音”，有一定的模糊性。只能說，它基本上代表敦煌吐蕃時代的語音，一部分代表的是更早時期的語音，而這時已經起了變化。

除了注音之外，還詳細注明了出處。出處不但注明出自哪個文件，還注明每次出現時的行次和字次。這樣的詳注，除了具備一般索引的功能外，還具有表示分佈情況和出現頻率的功能，研究者可以利用它來做更廣更深的研究。

第五，製表

爲了適應從漢到藏和從藏到漢兩種不同比較研究的需要，我們分別製作了“漢藏對音”和“藏漢對音”的兩種表格。

漢藏對音的，漢字及其古今音在前，藏字及其古今音在後，最後為出處。按漢語拼音次序，共收不同的漢字 1432 個。這就是本書的第一部分——《漢-藏古今字音對照表》。

藏漢對音的，藏字及其古今音在前，漢字及其古今音在後，最後為出處。按藏文字母次序排列，共收不同的藏字（音節）1169 個。這就是本書的第二部分——《藏-漢古今字音對照表》。

由於我們的水平有限，加上操縱電腦的技術欠佳，雖經反復校對，恐怕還會有錯。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周季文 謝后芳 2004 年 9 月

體例說明

本字彙分漢藏對照、藏漢對照與語料三部分。編排體例分別說明如下。

(一) 漢-藏古今字音對照——漢字按漢語拼音次序排列，例如：

漢今音	字	聲韻呼等調	擬音	藏文	古音	安多	拉薩	出處
a ¹	阿	影歌開一平	ʔa	ཨ	a	a	a ¹	Aa1.10;2.14;3.2;4.14;7.4;8.12; 11.14;13.15;14.18/Ab1.10/ Ad5.13;15.19; 17.3/B76.16; 78.7; 85.4;92.16;100.1;107.12/Ca7.16; 12.12;14.19;23.8;25.9;26.3;26.21; 27.13;33.10/F28.15/G11.2;14.14; 15.7/Q17.10/ Ad3.17;6.12;12.7;13.22/ B27.21; 53.2/ G8.9;21.19;23.4;26.6;27.8; 28.19;30.18;32.7;34.10;35.2; 35.18/ X11.9/ Ab2.4/ B76.10/
a ¹	啊			ཀ བ ཁ ཁམ ཨ	ɣa ba fia am a	ɣa wa a am a	ɣa ³ pha ³ a ³ am ³ a ¹	Ca23.17/ Ca14.8;14.11/ Ca13.13;28.4/ Ca13.8/ Ca13.2;14.14;20.20;26.14;28.17; 29.3;29.5;30.4;30.9/

說明：1-4 欄為漢字及其古今音；5-8 欄為藏文及其古今音；第 9 欄為材料出處。

1 漢今音——現代漢語讀音。符號是漢語拼音方案，但聲調符號是用右上角的數字表示（調類），韻母元音 a 以 a 代替，元音 [y] 以 v 代替。有時韻尾 ng 以 ŋ 代替。後面有的有帶星號的數字，是注釋的編號。

2 字——漢字依原件用繁體字。但原件中為簡體的，則照原件。有兩個漢字對一個藏字的，漢字下面加橫綫。

3 聲韻呼等調——五個漢字依次表示中古漢語的聲母、韻類、開合口、韻等、調類，依照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該手冊中所無的，此欄空缺。

4 擬音——中古漢語的國際音標擬音。依照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聲韻母的擬音規則見附錄一）。該手冊中所無的，此欄空缺。

5 藏文——由原件藏文手寫體轉寫（不是“摹寫”）的印刷體。也有從拉丁轉寫還原成藏文的。

6 古音——實際是藏文的國際音標轉寫（轉寫規則見附錄二）。只是基本上能代表藏語吐蕃時代的讀音，少數不能代表實際讀音。

7 安多——現代藏語夏河音。依照周季文《安多口語教材》（注音規則見附錄二）。藏文不符合拼寫規則的，此欄空缺。

8 拉薩——現代藏語拉薩音。依照周季文《藏文拼音教材（拉薩音）》（注音規則見附錄二）。藏文不符合拼寫規則的，此欄空缺。

9 出處——拉丁字母為出處材料之代號（代號所代表的篇名，見本書正文第三部分）。數字在圓點前的表示行數，圓點後的表示字數。

(二) 藏-漢古今字音對照——藏字(音節)按藏文字母次序排列,(但帶後加字འ和ཨ、ཅ、ཇ、ཉ的排在帶後加字ག的前面。)例如:

藏文	古音	安多	拉薩	漢今音	字	聲韻呼等調	擬音	出處
ཀ	ka	ka	ka ¹	ji ³	己	見止開三上	kja	S
				jie ³	解	見蟹開二上	kai	G2
				jia ¹	加	見麻開二平	ka	B,F
				jia ¹	迦	見麻開二平	ka	B,G2
				jia ¹	家	見麻開二平	ka	B
				jia ³	假	見馬開二上	ka	Hb
				jia ⁴	稼	見禡開二去	ka	Q
				ke ¹	蝌	溪戈合一平	khua	Ca
ཀའ	kafi	ka	ka ¹	jie ³	解	見蟹開二上	kai	Q
				ge ¹	歌	見歌開一平	ka	Q
				jia ¹	嘉	見麻開二平	ka	Q

說明: 1-8 欄同前表(但 1-4 和 5-8 的位置對調)。第 9 欄中拉丁字母為出處材料之代號。後面的數字表示出現的次數。無數字的表示只出現一次。

(三) 漢藏對音語料——本書共收集有 18 種材料。材料中原來就有漢字和藏文, 藏文是給漢字注音的, 稱為注音本(1 至 3A)。注音本以漢字、藏文、轉寫的次序三行對照排列。原文是豎排的改為橫排。行首的數字為原件行序。例如:

妙法蓮華經普門品(注音本)(Ma)(P. t. 1262)

- 1 解脫若三千大千國土滿
གཏོང་ན་འཇག་ལམ་ཆོན་དེའི་ཆོན་གྱི་ཐུ་མན་
gefi twar fizag sam tshen defii tshen kog thu man

材料原來只有藏文, 這些藏文本身沒有意義, 它們是漢文的音譯, 稱為音譯本(3B 至 12)。音譯本以藏文、轉寫、漢字的次序三行對照排列。例如:

妙法蓮華經普門品(音譯本)(Mb)(P. t. 1239)

- 1 སྤྱི་འབྲེལ་ཕབ་ལེན་ལྷ་ཁྱེ། ཐུ་མུན་ཕྱིམ་དེ་ཞི་ཤིམ་འགྱུ་ཞི་ཤི་བུ་
/: fibjefu phab len hwa kje / phu mun phjim de zji cim figo / zji ci bu
妙法蓮華經普門品第二十五爾時無

有意義的藏文詞語與漢字譯音相間的, 按音譯本排列。例如:

藏漢對照詞語[A](Ca)(S.2736)

- 2 ཕ་བང་ཕྱི་ཐུག་ལུག་སྒྲ་ཁུན་ཙོ། འལ་བ། འལུ་ཅི། ལྷ་
pha bag / pji pug // khug sta / ʔjan tse // fiol ba / lofu: tçi// nam
蝙蝠 燕子 老鴿

其他摘錄自各種文獻中的音譯詞語(人名、地名與動植物名)材料(14-18), 也按音譯本排列。例如:

唐蕃會盟碑[A]正(西)面(Ta)

- 14 བུན་ བུ་ ཉེལ་ ཉིག་ ཉུང་ ཉི་ དང་། དཔོན་
bfun bfu hefu tig hwan te dag / dbon
文 武 孝 德 皇 帝
尚書 (S) (音譯詞語摘錄) (Pt.986)

2. 2 ལག་ 6. 2 ཡིན་ 6. 6 རིལ་ 11. 18 ཁེར་ 12. 13 ཁེར་ 12. 20 རིལ་ 13. 2 ཁེར་ 13. 13 རིལ་
lag Yin tçifu kher kher tçifu kher tçifu
洛 殷 紂 桀 桀 紂 桀 紂

上下一方有空缺的表示原文有誤或原件殘缺、模糊。方括號表示因殘而缺的，圓括號表示因其他原因而缺的。空括號表示不知所缺何字；括號中有字的，表示字為原件所無，為本書著者根據有關材料所加的。例如：

- 2 [上] 和 下 睦 夫 唱 婦 隨 外 [受傳訓入奉母儀]
[] ཧྲ་ ཧཱ་ འབུག་ ལུ་ ཆོམ་ ལུ་ ལུ་ འགྱུ་ []
hwa hafi fibug phu chofio bu sufi figu[]

首行 [上]、[受傳訓入奉母儀] 帶方括號，表明原件漢文因殘而缺字，漢文為著者（據《千字文》）所加。第二行中的空方括號，表明原件藏文也因殘而缺。又如：

- 6 相(想)敢(感)得外地大內有津潤忘(妄)相(想)
() ལྷོང་ () གམ་ ཉིག་ འགྱེ་ ཇི་ ཇེ་ འདྲེ་ ཡིལ་ ཅིན་ ལུན་ () བང་ () ལྷོང་
sjon gwam tig figwe di de fidwe jifu tsin zun bon sjon
*38 *9 *36 *38

首行 (想)、(感)、(妄)、(想) 帶圓括號，表明原文前一漢字有誤，括號中的正確漢字為著者根據有關材料所加。第二行中的空圓括號，表明此處原件藏文無字。最下方帶星號的數字為註釋編號，“*38”，即“注 38”。（注文在本書第三部分後面。）再如：

- 6 ཡི་ བུ་ སར། ཡི་ སེམ་ ཆེང་ རྩེ་ ཀྱན་ ཤེ་ ཡིམ་ () སར། ཅིག་ ཤི་ ཀྱན་ རྩེ་
?i bu sar / ?i sim tchin mje kwan ce ?im sar / tsig ci kwan khji
意 菩 薩 一 心 稱 名 觀 世 音 菩 薩 即 時 觀 其

後一“菩”字上方空缺，表明原件缺一與之相對的藏字。

目 錄

序言	i
體例說明	vii
正文	(1—250)
(一) 漢—藏古今字音对照表	1
(二) 藏—漢古今字音对照表	81
(三) 漢藏對音語料	151
注釋	251
附錄一 漢字古聲韻擬音表	253
附錄二 藏文、轉寫符號、安多音、拉薩音對照表	254
參考文獻目錄	258
後記	260
原卷影印件 (部分)	(261—268)

(一)

漢一藏古今字音對照表

漢今音	字	聲韻呼等調	擬音	藏文	古音	安多	拉薩	出處
a ¹	阿	影歌開一平	?a	ཨ ཨན ཨར ཨུ	a an ar ?u	a an ar ə	a ¹ en ¹ az ¹ u ¹	Aa1.10;2.14;3.2;4.14;7.4;8.12; 11.14;13.15;14.18/Ab1.10/ Ad5.13;15.19; 17.3/B76.16; 78.7; 85.4;92.16;100.1;107.12/Ca7.16; 12.12;14.19;23.8;25.9;26.3;26.21; 27.13;33.10/F28.15/G11.2;14.14; 15.7/Q17.10/ Ad3.17;6.12;12.7;13.22/ B27.21; 53.2/ G8.9;21.19;23.4;26.6;27.8; 28.19;30.18;32.7;34.10;35.2; 35.18/ X11.9/ Ab2.4/ B76.10/
a ¹	啊			ང བ འ འམ ཨ	ŋa ba fia am a	ŋa wa a am a	ŋa ³ pha ³ a ³ am ³ a ¹	Ca23.17/ Ca14.8;14.11/ Ca13.13;28.4/ Ca13.8/ Ca13.2;14.14;20.20;26.14;28.17; 29.3;29.5;30.4;30.9/
ai ¹	哀	影哈開一平	?oi	ཨི ཨིདེ	?i e he	ə ehe	i ¹ e ¹ he ¹	Ha9.3/ Ha1.8;1.9;1.15;1.16/
ai ⁴	愛	影代開一去	?oi	ཨ ཨེ ཨེདེ	?a ?e ?efi	a e i	a ¹ e ¹ e: ¹	B47.11/ B47.15/D69.6;70.13;70.14/ D18.20/
ai ⁴	礙	疑代開一去	ŋoi	འགེ འགེདེ	fige figefi	ŋge ŋgi	ŋke ³ ŋker ³	Aa2.10/B3.2;7.9;9.8;28.10;53.13/ D8.18/ X9.15;9.18/
an ¹	安	影寒開一平	?an	ཏན ཨན ཨིག ཨིན ཨིན ཨིན	han ?an ?ig ?in ?in ?en	han an əx ən ən en	hen ¹ en ¹ i?² in ¹ in ¹ en ¹	Hb1.4/ B47.7;48.6/Ha17.13/ Hd1.4/ Hd11.9;14.7/ Hc6.8;12.4;22.1/Hd11.3;21.4/ Hd5.6;22.13/
an ⁴	岸	疑翰開一去	ŋan	མངན	mŋan	ŋan	ŋen ¹	Td32.1/
an ⁴	闇	影勘開一去	?om	ཨམ	am	am	am ¹	B40.19/
ao ³	澳	影皓開一上	?au	ཨུ	?ofu	oə	ou ¹	Ca6.15/Cb9.10/
ba ¹	八	幫黠開二入	pæt	བ བར	pa par	pa par	pa ¹ paz ¹	B79.8/J1.3/ B7.13;8.4;59.1;68.15;73.8;75.1; 81.18;81.22;82.21;83.10;84.9; 84.14;85.10;85.16;96.13;96.15/ D12.10;12.21;15.11;116.15/G15.8/ J1.6;2.12;2.17;2.18;2.23;3.2;3.5; 3.7;3.11;3.16;3.21;3.26;3.28;4.20; 5.23;7.14/P1.8 N28.7/
ba ¹	吧			བེ	pe	pe	pe ¹	Cb7.9/
ba ²	拔	並黠合二入	bwæt	བར་	phar	phar	phaz ¹	D62.10/
ba ²	跋	並未合一入	buat	བ	ba	wa	pha ³	B70.2/